



方荣翔艺术生涯

山东文艺出版社

PDG



方荣翔艺术生涯

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8440

山东文艺出版社
1198440

方荣翔艺术生涯

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编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济南大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10印张6插页243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0413-X

I·362 定价5.40元

序 言

苗枫林

对于戏剧艺术，我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却是个热心的观众。方荣翔同志生前的演出，我看过多次。他塑造的舞台形象，不论是刚直不阿的包公、居功自傲的廉颇、蒙冤负屈的姚期，还是忠心耿耿的徐延昭，都演得神貌各异、栩栩如生。方荣翔同志唯裘派是宗，心摹步趋，刻苦研求，奋力精进，虽未以自己的旗帜高涨，但却把裘派的大雅宗风扬及海内外，论其功劳，不可谓不卓著。

我与方荣翔同志是近几年才相识的，我从北京调回山东，因工作的关系，或在剧场向他祝贺，或为他远出送行，或到病房探视，或在会间交谈，都使我感觉到：他话语不多，却总是那样诚挚谦恭。我想，“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训条，大概就是他生活中的座右铭。

对于方荣翔同志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社会上已有定论，无须多言。他虽嗣响裘派，却不是机械的模仿，生硬地“描红”。正如刘鹗所言：“各师其心，其异如面”。由于自身的条件、个性、生活阅历、审美情趣、艺术修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他绝不可能承裘派而与乃师半分不差。艺中有“我”，“我”艺近师，又同又不同，这才是艺术流派延续发展的必然原因。

若论声洪气壮，痛快淋漓，一泄千里，方荣翔同志并不逊于裘盛戎先生。但要讲高亢激越，古朴凝重，沈郁蕴藉，粗犷豪放，裘先生则更高一筹。方荣翔同志没有裘先生那种沉雄浑穆的气

象，却别具清朗俊挺、圆润醇美的浓厚韵味，其音质纯净明丽为他人难及。方荣翔同志之所以能称雄剧坛，执裘派二代霸主之鞭，多年来随处山迎水送，掌声不绝，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对于方荣翔同志的艺术，我难能多谈。这方面的问题当由戏剧界的专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去评论。我所要谈的是方荣翔同志不但是一位饮誉中外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人、为艺，志在利国利民，非有它谋，在戏剧界堪称楷模。

他视艺如命、执艺如痴，终其一生未敢少懈，生怕艺业疏淡愧对人民；他收徒传艺，倾囊而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唯怕裘派宗风不能弘扬；他重义轻利、拒高薪“走穴”，而乐于义演，就怕铜臭污染同仁；他虽受任多职、享有盛誉，却淡泊明志、安贫乐道、节俭度日，唯怕自身脱离了群众。

他的最为宝贵之处，还在于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多年重病，心脏开刀，但他以顽强的意志争分夺秒地与病魔抗争，在病痛中为人民放歌，面对死神的纠缠而登台献艺，把舞台视为自己的归宿地，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由于艺事过重，病魔肆虐，方荣翔同志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名医挚友，爱莫能助。

人是唯一知道自己死期将临的生物，方荣翔同志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是多么留恋他为之献身的这个世界啊！他在有限的时间里还抓紧整理剧本，录下唱腔，给戏剧事业再留下一笔财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遗嘱是：“我两次心血管手术，都是国家用的外汇……我仅是个京剧演员，基础有限、水平不高、贡献很少，可是领导给我许多很高的荣誉，我心中很有愧……对党和政府，对人民……我只有歉意……愿我们国家不久时间富裕起来。”

生前竭诚为人民服务，临终还念念不忘国家的富强，方荣翔

同志真不愧为是党的战士，人民的艺术家。

战国尸佼认为：人只要具备了崇高的美德，便可“不爵而尊，不禄而贵”。反之，则是“爵而无尊，禄而无贵”。方荣翔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无爵无禄”而德高艺著，亦尊亦贵的艺术家，是位德、艺双馨的师表。

感谢剧协山东分会编辑了《方荣翔艺术生涯》这样一本好书，生动翔实地介绍了方荣翔同志的家世、从艺经历和成长过程，向人们展现了方荣翔同志不平凡的一生，为海内外广大观众、戏剧工作者了解、研究方荣翔，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为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促进戏剧事业的繁荣，加强艺术界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推出了一位可学习的榜样。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方荣翔同志的人品将同他的艺品一样永垂青史。我满怀对方荣翔同志的敬重之情，写下了上述这篇文字，就权作本书的序言吧。

目 录

序言	苗枫林 (1)
----	-----------

苦难童年 艺海求生

我所熟悉的方荣翔	郭书伟 (3)
我友方荣翔	张胤德 (26)
我同师兄一起学艺	钟韵宏 (34)
令人怀念的“凉兄”	萧行仁 (45)
方荣翔在朝鲜二三事	陈心万 (49)
寄我女儿情	方丽英 (51)

心向观众 献身剧坛

我与方荣翔同志	袁世海 (65)
秋鸿低徊总忆君	李景烽 (69)
方荣翔的情	孙以森 (77)
十年艺结金兰契	谢振东 (83)
裘派两代情	陈正宏 (96)
风范永驻	马少波 (101)
恸哭松声回 悲泉共呜咽	严永洁 (102)
艺术精湛 品德高尚	肖 洪 (106)
记方荣翔	于占德 (110)
和荣翔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刘盛春 (116)
奉献的一生	露大寿 (119)
音容宛在	李滨声 (121)
两帧照片寄深情	赵其昌 (123)
回忆我的父亲	方立笙 (127)

为观众忘生死的艺术家·····	翁伟强 (142)
敬慕情深系天涯·····	张 蕾 (144)
程十发给荣翔的一封信·····	(148)
对荣翔老师的最后采访·····	沙永德 (149)
方荣翔“哄骗”了我们医生·····	魏来临 (154)
身教之楷模·····	鲁 华 (156)
良师益友·····	耿永福 (159)
票界永记方荣翔·····	叶述先等 (165)
贵就贵在“一角钱”·····	袁静明 (168)

心血育才 桃李传香

与恩师相处十五年·····	宋昌林 (173)
严师慈父·····	李永红 (196)
方师收下了我这个豫剧花脸·····	郑灿义 (203)
拂晓时分的赠语·····	马传盈 (206)
不尽的眷恋·····	张志良 (208)
永记恩师哺育情·····	马济生 (212)
于细微处见风范·····	王震威 (217)
收台湾坤净王海波简记·····	王凤胜 (221)
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方荣翔·····	关天荔 (223)
向方爷爷致少先队的敬礼·····	周超、李清翠 (225)

战胜病魔 更见赤诚

为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命·····	刘逢进等 (229)
“我和荣翔感谢党”·····	刘逢进 王文光 (237)
唯愿多报偿·····	刘玉华 (238)
病床上的一篇笔记·····	方荣翔 (241)
给学生的一封信·····	方荣翔 (243)

给酒厂的一封信·····	方荣翔 (245)
重托·····	方荣翔 (246)
诚恳的要求·····	方荣翔 (248)

方氏裘韵 流芳艺苑

方荣翔演唱艺术初析·····	张胤德 (251)
斩开金锁走蛟龙·····	叶洪生 (257)
裘派和裘派艺术的继承者·····	王晓家 李书圣 (264)
声惊四座 神夺万人·····	郭书伟 (270)
技艺精湛 独具风格·····	张存德 (273)
评“方氏裘韵”·····	于学剑 (275)
生平年表·····	(298)
编后记·····	(309)

苦难童年 艺海求生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深渊。

——巴尔扎克

一个人，即使驾着的是
一只脆弱的小舟，但只要掌
握在他的手中，他就不会任
波涛的摆布；而有选择方向
的主见。

——歌 德

我所熟悉的方荣翔

郭书伟

裘盛戎之后的第二代“裘王”方荣翔同志，因病魔缠身，艺事所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他的同事、朋友，我有着说不尽的悲哀痛惜和深深的怀念。想往日同室谈艺、论剧著文；想一同上山下乡，忆苦叙旧，想共忧戏剧临危，图振兴之举……他那谦虚的态度，亲切的面容，历历在目，依稀如昨，桩桩件件，不时涌上心头……

初识方荣翔

大约是一九六一年隆冬的一个周末晚上，我作为乐队里演奏员去省交际处伴舞。当时的省委、省府和济南军区的领导都到场了，虽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充满着自信和乐观，舞会上欢歌笑语，喜气洋洋。记得在舞会中休时，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领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走进了舞厅的中央，他拘谨有礼地向四周鞠了躬，然后清了清嗓子就唱了起来。别看他身材瘦小，可声若洪钟，震人耳鼓，大有气吞山河之势。在场的人不禁为之一惊，有些人便悄悄耳语起来。敬服地连连翘指点头。我当时还是在校的学生，虽不懂京剧，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唱段，但从他不用伴奏，开口起调不高不低，唱的又是那样抑扬适度、疾徐有致，深知他功力不浅，又从群众那赞佩的眼光里我掂出了这个人的分量。特别是当一曲唱完那热烈的掌声，证明了他是个有造诣的演员。当他领着儿子离开舞厅时，还和杨得志司

令员、杨国夫副司令员握手交谈，更引人注目。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山东省京剧团里花脸演员方荣翔。

一九六四年初夏，我到山东剧院观摩《奇袭白虎团》。见编剧二字的下面写有方荣翔的名字，我又为之一惊。方荣翔不但唱的好，还能编剧，而剧情跌宕多姿，很富有时代感，非一般作者所为。我对方荣翔由此更为敬重。紧接着，又在《大众日报》上看到他和别人联名写的谈创作《奇》剧的文章，知他还在朝鲜战场呆过八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渐渐的方荣翔对我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人产生了诱惑力。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当你想接近一个人、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心思用尽，两腿跑酸，或许寻不到机缘。而当你专心从事另一项工作的时候，说不定天赐良机，好事凑成。一九六五年九月，突然通知我调山东省京剧团工作。究其缘由，是因《奇》剧在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打响之后，江青要把这个戏立为样板，根据剧情需要，宜加管弦乐队。我于是进了京剧团大门，得以和方荣翔相识，朝夕相处，并肩工作了。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通过他的自述、别人的介绍和我的亲眼目睹，使我渐渐了解、熟悉了方荣翔。

苦难的童年

方荣翔一九二五年生于北京一个有钱人的家庭里，据说家资拥有北京骡马市一条街。父亲姓氏名字笔者至今还未查清，因为荣翔和他的母亲在生前都不愿提起此人。他给荣翔母子增添了太多的辛酸和泪水。只知道他在军营里做事，大约是在一位名叫马洪奎的将军部下当文职官员。由于他恶习甚重，不把荣翔母子当作亲人，又因战事远离京城，便一去杳无音讯，事实上是抛弃了荣翔兄弟二人和他的母亲。使他母子成了孤苦无靠的人。

二十年代后期，正是军阀混战之时。北京城刀光血影、烽火不

息。官家和军界走马灯似地易位换人，你抢我夺，把百姓推向苦海。荣翔的母亲虽是中等职员家庭的女儿，可娘家人这时也顾不了她母子。衣食无靠，日月难度，被迫无奈，她便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了在戏班做行政事务的方继洲先生。方先生单人一口，生活犹可。虽勤于奔波，并无积蓄。一下添了三张嘴，已不堪负担。继而又生了一男一女，生活愈加艰难。尽管这时荣翔的母亲白天在医院里当勤杂工，打扫卫生，晚上回来还要帮人洗衣服，做些针线活，但还是糊不了一家人的口。小儿子生病，因无钱治疗，眼睁睁看着死去，做母亲的心象撕裂一般的痛苦：那是自己的骨血、是一条命啊！母亲悲痛得死去活来。为了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善良的母亲不得不忍痛将二儿子送给了他人。

荣翔目睹这一切，幼小的心灵里承受了成年人也难以承受的痛苦。他常暗自流泪，到野外哭泣，回家来而对流泪的母亲总是恳求地说：“妈！别难过！我长大了一定挣钱养活您，孝敬您，”母亲看着懂事的儿子无限哀怨地说：“孩子！你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咱一家每天睁开眼到哪里去吃饭啊？”

方继洲为一家人的生活频于奔波，又因脾气火爆，分外焦急。回家来常常吵闹，摔盆砸碗。这又给荣翔母子添了一层痛苦。年幼的荣翔，简直是在苦难、忧烦、饥饿中一天天地熬过来的啊！

一九三二年，方继洲为让荣翔长大后有挣钱吃饭的本领，请人介绍，将荣翔送到尚小云先生那里去学戏。年刚八岁的荣翔就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尚小云先生见荣翔瘦小，单薄，脸色白净、性格温顺，就打算教他学旦行。但一开始是教他练大、小嗓，练身上的基本功。每天早晨练嗓之后就是竖顶、踢腿、下腰、翻跟头。尚先生教戏是很严的，但荣翔学的也很认真。荣翔知道家里穷困，他眼前老闪现着母亲那哀愁的面孔。恨不得一下子把戏学到手，自己能早日长大，登台演出，挣钱糊口，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所以，每天

早去晚归，别人竖顶十分钟，他咬牙撑到十五分钟；别人跑十圈“园场”他就跑二十个“园场”……尚先生看荣翔练功刻苦，又可怜又心疼。于是在荣翔学戏的第四个月，就开始给他说《珠砂痣》。说戏，是他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因此，荣翔很高兴，因而也就更加紧了苦练。长时间超负荷的苦练，对于一个食不果腹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是一种酷刑。渐渐地他支撑不住了，进而患了肺病。肚子涨得象小鼓，脸上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为了让孩子休息、治疗，尚先生中止了授艺，荣翔不得不暂时回家。早日登台挣钱的梦幻，一下子变成了泡影。荣翔心里有说不尽的悲苦。

方家吃饭尚且困难，怎能有钱治病，荣翔回家只不过是休息。使病势慢慢减轻。他养病期间别无他事，就想着练功、表演并轻轻地喊嗓。毫无疑问，半年的启蒙教育，已使他深深地爱上了戏曲艺术。

一年之后，经过养父方继洲的周旋，病体渐好的方荣翔又拜了骆连翔为师，学习生行，和骆先生的儿子一块练功学艺。骆先生对荣翔怜其家贫、爱其勤谨，很是喜欢，并给他起了艺名叫方荣翔，是希图荣翔将来能荣耀师门，所以用了一个“翔”字。可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事愈演愈烈，内忧外患，使戏剧界难为生计。骆先生也不得不撇下爱徒方荣翔远走他乡，卖艺谋生。临别之前，为不使荣翔的艺术半途而废，骆先生又把荣翔领到张鑫奎处，让荣翔改学架子花脸。张鑫奎先生在北京有“小何九”之誉，是位较有造就的演员。因此，荣翔能投师张门心里是很高兴的。

为了多学技艺，荣翔在向骆先生学艺期间，还不时地向宋福亭、苏盛贵、谭世英、全盛福、郭庆永、陈世薰等人学艺，现又改学架子花脸，可以说生、旦、净、丑他学了个遍，在多方面打下了基础。这为他今后艺业的长进，立下了根基。

投师多，学艺多，这固然是好事，但加在身上的负担也重。

那时学艺，天不亮要到野外喊嗓，既是三九隆冬也不能例外。天亮以后就要赶到师傅家打扫院子、生煤球炉子，烧洗脸水，为师傅泡茶，干杂务，看孩子。总之，到了师傅家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没活也得找活干，以取得师傅的欢心。师傅高兴了，可能给你多说几句戏，不高兴了，你去干上几天活，甚至连尿盆也端，也许不会给你说一句戏。荣翔勤快，有时一天要到好几家师傅那里干活，从早忙到晚，师傅要演出，还要帮师傅拿着行头、刀枪把子到剧场侍候师傅……

荣翔常是饿着肚子在外奔波学艺，到开饭时他就离开师傅家或对师傅说在家里吃过饭了，以继续在师傅家等机会学戏，回家以后对母亲又说在师傅家吃了，甚至说出吃的什么，并做出一点也不饥饿的样子，他两头瞒着，自己受罪。为的是不让母亲耽心，不使师傅讨厌，小小年纪，他不惜委屈自己，而让师傅欢心，让母亲宽慰，可他自己又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啊！

裘 门 学 艺

裘盛戎是著名花脸演员裘桂仙之子。他自幼随父学艺，十四岁入“富连成”科班学戏。工铜锤兼架子花脸。他吸收裘桂仙、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各派之长，兼取老生演唱和“麒派”表演上的技巧，形成了韵味醇厚，刚柔相济的唱法，世称“裘派”特别是在发声上，他气出丹田、控制有方，嗓音震山撼月而自然流畅。尤其是头、胸、鼻腔共鸣结合的巧妙，再加上那膛音、虎音、立音、炸音及装饰音、颤音和擞音的交相运用，一改昔日花脸平铺直叙、见棱见角的唱法。行腔似水流花放，妙境天成，让世人闻之倾倒。荣翔也深受其影响，学戏数年的方荣翔，这时在艺术上已有些见解，他深知自己学架子花脸，一没有膀宽腰乍的魁伟身材，二没有广额丰颐的伟丈夫面庞。因此，要靠架子花

脸的工架，气派赢人是极其困难的。而自己却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要藏拙露秀，就应该主工铜锤花脸。那时，他对裘盛戎的演唱喜欢得如痴如醉。裘先生到剧场演出，他就想方设法去看“蹭戏”。裘先生在家吊嗓他就偷偷地跑到裘先生院外去听，极力模仿。有一天，他在中山公园练唱，是模仿裘先生的唱法。这时正值裘先生的三弟裘世戎赶到，他本以为是哥哥裘盛戎在唱，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位十五、六岁的瘦弱少年，他甚为惊奇，和方荣翔谈了几句话后，便领着方荣翔去见裘盛戎。裘盛戎听方荣翔唱罢也感到惊讶，他没想到如此瘦弱的少年，能这样声洪气壮。更没想到模仿自己几乎达到可以乱真的程度。他问了荣翔学艺的情况，问了荣翔的家境，表示出深深的爱怜和同情。荣翔见到久慕的裘盛戎竟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也倍加尊敬。这次短短的会见，为两人建立师徒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方荣翔自去裘家之后，学裘的劲头就更大了。为怕张鑫奎老师生气，他总是瞒着师傅去裘家附近听唱。时日渐久、张先生便察其情，这位老先生非但不嫉不妒，在得知荣翔“迷裘”之后，还亲自把自己的爱徒领到广德楼戏院后台，诚恳地对裘盛戎说：

“这孩子家里穷，肯吃苦，学你有条件，看在我老脸的分上，你就给他碗饭吃吧！”裘盛戎因听过荣翔的唱，认为是个可造之材便慨然应允。于是就在后台烧了一柱香，磕了一个头，拜在了裘盛戎先生门下，成了裘门的大弟子。两位老师的大度之举，使荣翔自此踏上了艺术的成功之路。

十六岁的方荣翔虽然踏入裘门，但他并不放松到其他师傅家学艺。仍如往常一样地从这家跑到那家，把各家师傅们都侍候得很周到，很满意，使师傅们很乐意地把“玩艺儿”教给他。裘盛戎虽然是铜锤、架子二者兼能，但以唱最佳。他视荣翔的条件，也主要是教荣翔演唱方面的技巧。他面对面地张口示范，教荣翔发声，找共鸣位置；他亲自操琴让荣翔练声、吊嗓；他耐心地教